

自媒体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纠治的协同机制构建

田凯睿

(北京联合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01)

摘要: 自媒体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碎片化、情绪化、圈层化的传播逻辑,演变为短视频、表情包等新形态,其危害显著加剧。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纠治模式难以应对多主体、跨平台的复杂局面。为摆脱当前纠治实践中存在的主体权责模糊、审核标准缺失、资源信息割裂、应急预防脱节等现实困境,须构建由主体协同、规则协同、资源协同、行动协同构成的四维协同机制,并从制度、技术、文化、评估四个维度提出实现路径与保障措施。政府、平台、公众、学界等多主体只有通过统一标准、资源共享与闭环行动,才能实现对历史虚无主义从被动清理到主动预防的根本转变,为自媒体时代网络历史信息的有效治理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历史虚无主义;协同机制;自媒体时代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格局,人人皆可成为内容发布者,这一方面促进了话语权的下沉与公共讨论的活跃,另一方面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新的土壤。历史虚无主义以歪曲、否定、戏说历史为主要特征,在自媒体的碎片化、情绪化、圈层化传播逻辑加持下,其表现形式从传统的文字论述扩展为短视频、表情包、网络段子等新型载体,危害范围与深度显著加剧。然而,传统的纠治方式多依赖政府单一主体的行政监管或官方媒体的正面回应,难以应对自媒体环境下海量内容、快速迭代、跨平台流动的现实挑战。因此,构建政府、平台、公众、学界等多主体协同的纠治机制,成为提升历史虚无主义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

一、自媒体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的新表现与危害

(一) 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与隐蔽化

自媒体时代历史虚无主义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与隐蔽化双重特征。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信息传播者不再局限于少数理论工作者,而是扩展至普通网民、自媒体从业者等群体。更为关键的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普通网民的身份隐匿于网络中,在发起者、参与者、引导者和跟随者等角色间任意切换,诱导他人代为“发声”,并通过网络语言、网络风格对其错误观点进行包装,隐藏“政治色彩”,隐蔽性显著增强,加剧了主体辨识和管控的难度。^[1]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采取了“诱导虚无”的传播策略,以个体历史自觉意识为根源,以意识形态感性化氛围为催化,以网络文化论坛为依托,以诱导性历史叙事为串联,使传播者得以隐于幕后,误导普通网民为其代言张目。这种“隐性传播”模式大大增加了识别和治理的难度。

(二) 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与娱乐化

碎片化与娱乐化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传播内容的两大突出特点。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将完整历史切割成历史片段,将自身诉求糅合在碎片中再加工,这种蓄意碎片化的信息渗透容易导致受众思想混乱^[2],其表现为“主体隐匿、内容多样、受众广泛、媒介多元、效果娱乐”,严重干扰网络思潮治理并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3]

另一方面,泛娱乐主义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载体。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算法推荐、短

视频传播等技术手段渗透到大学生生活中,以“博人眼球”“夹杂私货”“恶意资本”为特征,严重影响青年正确历史观的形成。资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合谋已经泛滥至娱乐、文化等领域,对社会价值体系造成溃败性冲击。^[4]

(三) 传播方式的去中心化与裂变式扩散

去中心化是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基本特征,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传播方式,实现了跨社群式的多元媒体裂变式扩散。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网民成为分层分类的目标受众,历史虚无主义采用各社群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渗透,实现了精准传播。^[1]

新媒体环境下历史虚无主义传播呈现“四重变奏”:传播主体由泛众化传播向圈层化传播转变,传播路径由泛在化传播向精准化传播转变,传播方式由直观化传播向软性化传播转变,传播策略由“真相化”传播向“后真相化”传播转变。^[5]这些变化使得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更加隐蔽、更加精准、更加难以防范。

(四) 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传播蔓延,冲击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阵地的话语权,对我国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极大威胁。^[6]历史虚无主义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危害是多层次的。首先是挑战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模糊大学生政治信仰,使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其次是扭曲价值观念,干扰网民历史认知,动摇“四个自信”,对国家总体安全构成威胁。

二、自媒体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纠治的现实困境

(一) 主体分散:多元责任边界模糊

自媒体环境下,涉及历史内容传播的治理主体包括政府监管部门(网信办、广电局等)、自媒体平台(抖音、微博、微信等)、内容创作者与传播者、普通用户、专业历史学者和学术机构等。然而,各主体的责任边界并不清晰:政府监管往往采取“运动式”执法,日常监管存在盲区;平台企业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摇摆,对历史类错误内容的处理标准不一、力度不足;公众虽然有举报渠道,但参与意愿低、识别能力弱,大量虚假历史内容因无人举报而长期存在;学界拥有专业判断力,却缺乏介入日常内容审核的制度通道。这种主体分散的局面导致“人人有责”异化为“人人无责”,历史虚无主义内容在灰色地带中持续传播。

(二) 规则失灵:内容审核与事实核查困难

自媒体平台每天产生的信息量以亿计,传统的人工审核模式无法覆盖全部内容;算法审核虽然效率高,但难以准确判断历史信息真伪,尤其对需要上下文语境的复杂历史陈述,算法极易出错或遗漏。当短视频平台充斥歪曲历史的内容而缺乏有效治理时,公众易对平台的内容审核机制与信息真实性产生普遍质疑。^[7]更棘手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内容常常以“戏说”“假设”“探讨”等名义出现,在法律与平台规则的界定中处于模糊地带,既不完全属于虚假信息,又明显违背史学常识。零碎的历史细节戏说或局部事实歪曲,起初可能仅表现为认知层面的轻微松动。然而,在时间维度的持续作用下,这些相互强化的零散偏误会不断积累,最终形成系统性的史观异化。^[8]此外,跨平台传播使得同一虚假历史内容可以在不同平台之间快速流动,而各平台之间的事实核查结果互不承认,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与联动处置机制,导致“此平台删除、彼平台热传”的窘境。

(三) 资源割裂:信息、技术与人力共享不足

政府、平台、学界各自拥有不同的资源优势,但这些资源长期处于割裂状态。政府部门掌握政策制定权与执法权,但缺乏对海量自媒体内容的实时监测技术;平台企业拥有海量数据与先进的算法能力,但缺少权威的历史知识库与专业的历史学者支持,其内容审核团队往往缺乏必要的史学训练;学界拥有专业知识与研究成果,但缺少与平台对接的技术接口和激励机制,学者的辟谣发声难以进入自媒体的主流流量通道。信息孤岛、技术壁垒、人力隔阂

使得本可协同解决的问题被反复拖延,历史虚无主义内容得以利用资源割裂的缝隙持续存在。

（四）行动失调：应急响应与常态预防脱节

当前对历史虚无主义内容的纠治行动呈现出明显的“应激—消退”模式：当某一虚假历史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后，相关部门会集中力量进行辟谣与清理，但事件热度下降后，治理强度也随之回落，缺乏常态化的预防与监测机制。这种行动失调具体表现为：对突发性历史谣言的响应速度慢，往往在内容已经广泛传播数小时甚至数天后才开始干预；纠治方式以被动删除为主，缺乏主动的正面历史科普供给；没有形成从发现、核实、处置到反馈评估的完整闭环，每一次“运动式”治理的经验难以沉淀为长效机制。

三、自媒体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纠治的协同机制构建

（一）协同主体机制：明晰权责与整合力量

构建有效的协同机制，首先需要明确各主体的角色与责任。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制定自媒体历史内容传播的规范标准，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的常态化机制，并利用官方渠道发布权威历史信息。平台承担主体责任，包括建立专业的历史内容审核团队、优化算法以降低历史虚无主义内容的推荐权重、设置历史类创作者的认证与信用评级体系。公众以参与者角色介入，通过便捷的举报通道、在线评议等方式参与监督，同时鼓励正能量历史内容的创作与传播。学界以支撑者角色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对争议历史问题的快速鉴定、对平台审核人员的史学培训，以及对纠治效果的第三方评估。这五类主体通过定期的联席会议、信息共享平台和联合行动协议形成有机整体，避免各自为战的碎片化状态。

（二）协同规则机制：统一标准与柔性约束

规则协同旨在解决不同主体之间标准不一致、行动不协调的问题。第一，制定自媒体历史信息传播的负面清单，明确禁止捏造历史事件、诋毁历史人物、歪曲档案文献等行为的具体表现，为平台审核和用户自律提供清晰依据。第二，建立跨平台的事实核查联盟，各平台承认联盟内其他成员发布的核查结论，实现“一处核实、全域标注”，大幅降低重复核查的成本。第三，完善历史类内容的更正与致歉制度，要求自媒体账号在发布错误历史信息被证实后，必须以同等传播范围进行更正说明，并将更正记录纳入信用档案。第四，探索建立自媒体历史类创作者的认证与信用评级体系，对高分账号给予流量倾斜，对屡次传播虚假历史内容的账号实施降权、限制乃至封禁。

（三）协同资源机制：数据、技术与知识共享

资源协同是协同机制运转的物质基础。在数据层面，应由政府或国家级研究机构牵头，联合高校与博物馆，建设权威的历史知识库，涵盖重大历史事件、人物、时间、地点、档案等标准化信息，向所有自媒体平台提供免费查询服务。在技术层面，开发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内容的智能识别模型，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与计算机视觉技术，对文本、图像、视频进行检测，识别常见的历史篡改手法（如日期错置、图片拼接、伪造成语等），并将该模型向各平台开源或共享。在知识层面，建立快速咨询通道，平台审核人员遇到难以判断的历史内容时，可在数小时内获得专业学者的反馈。同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展历史虚无主义纠治技术的研发，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迭代能力。

（四）协同行动机制：预防、处置、反馈闭环

行动机制将各主体的协同落实到具体流程中。完整的行动闭环包括四个环节：常态预防、监测预警、联动处置、效果反馈。在常态预防阶段，平台与学界合作生产高质量的历史科普内容，利用算法精准推送给对历史话题感兴趣的用戶，以正面供给挤压虚假信息的生存空间。在监测预警阶段，综合用户举报、算法扫描和历史知识库比对，生成历史虚无主义内容的风险热力图，识别高风险账号与高热度虚假话题，并自动触发预警。在联动处置阶段，按照“发现→核实→标注→限流→辟谣”的标准化流程开展工作：疑似内容先由平台初审，难以判断的提交学者快速核实；确认为虚假历史内容的，添加“事实待核查”标签并降低推荐权重；

同时由官方或合作辟谣账号发布权威辟谣信息。在效果反馈阶段，定期发布历史虚无主义纠治报告，公布处置数据、典型案例与机制运行情况，并据此优化前述各环节的标准与参数，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治理闭环。

四、协同机制的实现路径与保障措施

（一）制度保障：完善法律与政策体系

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刚性的制度框架。首先，应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明确自媒体平台对历史类内容管理的具体义务，包括审核责任、处置时效、数据留存等，并对故意传播虚假历史信息的行为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建议由网信部门牵头，从内容标准、审核流程、违规处罚、申诉救济等方面作出细化规定，为平台和用户提供可操作的行为指南。再次，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与信息共享制度，网信、广电、公安、教育等部门定期通报涉及历史虚无主义的重大案例，协同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建立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最后，将历史虚无主义纠治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范围，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属地管理责任，形成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与责任闭环。

（二）技术保障：提升智能识别与溯源能力

技术手段是弥补人力审核不足、提升纠治效率的关键。第一，研发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内容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该模型需能够理解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其逻辑关系，识别常见的逻辑谬误与事实错置，并具备持续学习能力，可随着新出现的虚假叙事不断更新知识库。第二，构建图像、视频中历史元素篡改的检测系统，利用深度学习算法识别图片拼接、AI 换脸、字幕伪造等篡改痕迹，并与权威历史影像资料库进行比对。第三，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重要历史信息的可信溯源，对于已经被确认为权威记录的历史档案、照片、视频，可将其哈希值上链存证，自媒体平台在发布相关内容时可自动比对链上存证，若发现与存证不符则予以标注或拦截。第四，建立多平台协同的技术治理联盟，各平台共享经过脱敏处理的虚假历史内容特征库，实现“一处发现、全网预控”，大幅提升对新出现历史谣言的响应速度。

（三）文化保障：培育健康历史观与媒介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9]技术治理与制度规制之外，还需要从文化层面培育全社会对历史的尊重态度与辨别能力。其一，在自媒体平台开展“正确读史”系列主题活动，邀请权威历史学者入驻平台进行直播、短视频科普，用生动有趣的方式传播真实的历史知识，挤压历史虚无主义的生存空间。同时，平台可设立历史科普创作激励计划，对优质历史类原创内容给予流量扶持和现金奖励。其二，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小学开始培养学生对网络信息的批判性思维，教会他们如何核实信息来源、识别常见的虚假叙事手法、区分史实与演绎。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应面向所有专业开设“网络信息甄别”或“历史思维”类通识课程。其三，鼓励优秀历史科普创作者形成示范效应，建立“历史辟谣明星”或“历史真相守护者”等荣誉机制，让专业、有趣、正能量成为历史类自媒体主流标签。其四，发挥家庭和社区的引导作用，通过社区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中老年群体提高对自媒体虚假历史内容的警惕性，减少其在家庭群、朋友圈中的二次传播。

（四）评估保障：建立协同治理绩效考评体系

没有评估就没有管理，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是推动协同机制持续改进的动力源泉。首先，设计历史虚无主义纠治效果的核心指标体系，可包括：虚假历史内容的识别率、删除率、更正率；辟谣信息的到达率、阅读量、转发量；历史虚无主义相关举报的响应时长与处置满意度；高信用历史类创作者的数量及其内容传播占比等。这些指标应兼顾过程与结果，并可分层设置。其次，定期开展第三方评估与发布，委托高校、研究机构或专业智库对各平台的纠治效果进行独立评估，评估结果以年度报告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再次，将评估结果纳入平台社会责任报告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对治理效果优良的平台给予

政策倾斜或表彰,对问题突出且整改不力的平台依法依规约谈、处罚直至暂停相关业务;对政府部门,评估结果可作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参考。最后,建立评估结果反馈与机制迭代,每年召开由各方参与的治理复盘会,分析指标数据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修订负面清单、优化审核流程、调整技术参数,实现协同机制的动态演进。

结语

自媒体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呈现出载体多样化、传播隐蔽化、危害扩大化的新特征,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纠治模式已难以应对碎片化、圈层化、去中心化的传播生态。政府、平台、公众、学界应各司其职又相互联动,通过统一规则、共享资源、闭环行动,实现对历史虚无主义从被动清理到主动预防的转变。需要指出的是,协同机制的真正落地还面临平台商业逻辑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张力、跨平台合作的数据安全与竞争壁垒、公众参与的动力持续性等现实挑战。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具体平台的案例分析,量化评估不同协同措施的效果差异,并探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历史虚无主义纠治带来的新变量。只有持续完善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才能让历史真相在自媒体时代依然保持其应有的权威与尊严。

参考文献

- [1]杨志超.新传播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样态变化与综合治理[J].思想教育研究,2022,(7):94-99.
- [2]陈永刚.网络空间历史虚无主义对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影响及对策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20,(4):116-120.
- [3]王自华,翟广莹.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化传播的批判和理性应对[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1):54-63.
- [4]李键江,黄若男,冯雨兔.自媒体时代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侵蚀青年的特征及防范策略[J].观察与思考,2025,(8):107-112.
- [5]王媚,刘永志.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四重变奏及其治理对策[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4,10(3):68-77.
- [6]周玉.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的新特点及对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7):115-123.
- [7]付超,王让新.短视频平台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表征与风险治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6,(6):70-73.
- [8]王永友,刘洪源.历史虚无主义新样态的网络渗透对青年的危害及其应对[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6,(12):16-21+34.
- [9]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J].求是,2021,(5):4-15.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for Rectifying Historical Nihilism in the Age of Self-Media

Tian Kairui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In the age of self-media, historical nihilism, leveraging the fragmented, emotional, and circle-based logic of communication, has evolved into new forms such as short videos and memes, significantly exacerbating its harmful effects.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centered rectification model struggles to cope with the complex landscape involving multiple actors and cross-platform interactions. To overcome the practical dilemmas in current rectification practices—including ambiguou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ong actors, absence of review standards, fragmentation of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and disconnect between emergency response and prevention—it is imperative to construct a 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comprising actor collaboration, rule collaboration, resource collaboration, and action collaboration. Furthermor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should be pursued from the institutional, technological, cultural, and evaluative dimensions. Only through unified standards, resource sharing, and closed-loop actions can multiple actors—including government, platforms, the public, and academia—achieve a fundamental shift from passive cleanup to active preventi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hereby offer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onlin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n the self-media era.

Keywords: historical nihilism;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ge of self-media